



09742

芝園定集卷之三十一

史論目錄

五代之君

王朴

宋太祖一

真宗一

李沆張詠王旦寇準田錫

真宗二

葉清臣

呂夷簡

神宗二

芝園定集三十一卷目錄

徽宗一

高宗一

南渡君臣

孝宗二

張浚

遼金元

元世祖二

趙孟頫

虞集

敬翔郭崇韜

張承業

宋太祖二

寇準

種放

李昉

李昉

神宗一

王安石

徽宗二

高宗二

孝宗一

宋諸臣

陳自強

元世祖一

許衡

劉因



芝園定集卷之三十一

史論四

五代之君

五代之季二儀失位三光不明生人之大倫漸滅殆盡五十六年之間凡十有三君朱全忠以弑唐帝立李嗣源以篡莊宗立王從珂以弑愍帝立石敬瑭以弑唐廢帝立劉知遠以弑晉出帝立郭威以弑漢隱帝立夫春秋之法臣弑君凡在官者殺無赦子弑父凡在官者殺無赦彼皆非臣子乎而梟逆相踵刳其君若羊豕然更姓改物易君反掌正猶萑蒲之盜強者為雄方其嘯徒命侶脯肝飲血之時而小偷已睥睨其旁矣一得其便遽起而攘之雖號稱九五僭竊乘輿亦群盜之假物稱尊者也何元首之足云其間若唐之明宗周之世宗雖稍知治體欲振凌遲之習而明宗乃篡弑之賊世宗以養子冒襲得國非正享年不永豈所謂面稽天若者乎自餘碌碌又何足道矣

敬翔郭崇韜

敬翔郭崇韜梁唐佐命之臣也翔深沉大略筭無遺策竭勞事主晝夜不寐崇政之職蓋寵冠群臣而一疑於友珪再疑於末帝卒之謀畫不用國滅身死崇韜佐無將相以天下為己任遇事無所回避而讒間蜂起寵祿不終反以平蜀之勳齒繼岌之劍然則為人臣者不亦難乎蓋鳥棲擇木魚潛擇淵甚矣擇君之不可苟也敬翔効命朱温贊

之以篡唐崇韜委身存勗佐之以滅梁徒倖功名於一時而不如魚鳥之知所托也欲保其終得乎敬翔義不事唐自經而死乃匹夫匹婦之為諒也崇韜以權勢殞滅又不足言矣且敬翔甘受劉氏以為妻欲以固寵也而招權賈禍則劉氏也崇韜請立劉后欲以弭禍也而矯詔殺崇韜者則劉后也守義無玷挾智多殃豈非炯鑒哉

王朴

歐陽子曰勝者所用敗者之暴也興國所用亡國之臣也以王朴之才不遇世宗何所施哉余因是而求朴之為人矣知漢隱之孱弱任用小入楊邠之專恣將相交惡不可甘其養也遂潔身而去之蓋得亂邦不居之義及世宗

芝園定集卷三十一

二

物色得之推誠嚮用朴乃盡輸忠款其平邊之策首言進賢退不肖以清其時恩信號令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恭儉節用以豐其財徭役以時以阜其民俟政化大行力強人安下得民心上順天意然後為取亂攻昧之舉此雖湯武之弔伐孔孟之談王道亦何以異此至言諸國討滅次第云淮南可最先取并必死之寇最後乃亡及宋興平定四方皆如朴言其料敵制勝即良平不能過也若其明曆數精律呂斯又其餘事耳故五代之臣余必以朴為稱首餘子碌碌雖有片長一藝之善或智昧於擇君或節虧於易主胥無足道矣嗚呼以五代之時而有朴不可謂無人也以五代而止於一朴不可謂有人也

張承業

宦寺之禍其可畏矣哉自古以此亡國者多矣蓋其比昵於朝夕趨鏘於左右先意承志以投其嗜好佞色諛言以蔽其聰明卒之正直日遠忠諫不入鮑魚之臭不聞而狐鼠之姦益肆甚者視宰輔為奴隸弄天子如嬰兒緩則倚城社以扇兇急則挾乘輿以為質幽囚遷播不勝其辱蓋至於唐季世極矣甘露白馬之禍可勝悼哉張承業蓋親與此輩為伍者也以其智神奸鬼祕夫孰不知之而乃肫肫懇懇効忠於亞子懷斛律之恩念顧命之重富國彊兵以基霸業繩切后妃以戢權貴惜主藏之錢甘於齒劍嫉閭寶之佞毆擊無憚至莊宗欲踐九五輒昇疾往諫拳拳欲雪家國之讎而復唐之社稷求其子孫以續昭宗之祚既其不聽遂有輿歸第不食而卒此與夷齊扣馬之諫何異使馮道范質諸人念之能無愧死乎惜乎莊宗能忍於用劍而不能忍於盜竊神器卒乃嬖倖伶人自甘批頰詈狗之辱而景進等恣行威福宣播醜惡禍起親昵倉卒東幸所謂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者也門高之弑樂器之焚又何恠乎

宋太祖一

宋承五代之亂晉漢周皆以篡逆得國蓋奸傭賊販見利而攫君子所不道也以宋祖之英武長者而踵其故轍掩取神器據跡誅心殆有甚焉何則周世宗有為之君也任

遇宋祖托以心膂見檢點作天子之題而遽以之代張永
德固謂其能盡忠所事可以無虞也而孰知防其篡者乃
所以成其篡哉恭帝幼冲未章過舉方是時世宗之遺澤
尚新也相之而無忝厥辟終身北面可也如不可輔方順
人心以安天下可也夫何托孤未幾駕言遼漢之師而率
空國之兵以出及陳橋事定迄不聞遼漢匹馬隻輪之一
闖其境乎且始與苗訓之謀者親吏楚昭輔也繼而入白
杜太后者亦楚昭輔也倉卒之際晉王光義起之於卧內
承旨陶穀出禪文於袖中謂非陰謀先定而為之手觀杜
太后素有大志之言及趙普云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蓋
可徵矣論者謂宋祖得國非正太宗與有力焉及其寢疾
遂動于欲以行大事其身與子皆不得其死蓋天之所以
降割宋祖也徽欽之止太宗子孫盡驅以行而孝理以宗
藩入繼乃皆宋祖之子孫此又天之所以降割太宗也

宋太祖二

余觀李漢超郭進傳而知宋祖之善於將將也漢超守關
南人有訟其強取已女為妾及貸錢不償者宋祖詰之曰
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如何
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耶曰否宋祖曰漢超朕之貴臣也
為其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
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
賞汝汝勿復為也郭進鎮西山人有詣闕誣進者宋祖詰

知其情狀謂左右曰彼有過畏罰故誣進求免耳遣使送
進令殺之進令其人立功薦之遷職二人感激皆能屏翰
邊陲為時名將蓋人君能以赤心御其臣而其臣不以死
報者未之有也史稱宋祖命將鎮守方隅其族在京師者
撫之甚厚郡中筦權之利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免所過征
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為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由是邊
臣質富能養死士使為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侵設伏掩
擊多致克捷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命將出師廓平宇內
所向遂志用此道也後世不知此義專賦斂則有誅擅生
殺則有誅通關市則有誅收支不明則有誅切切焉以文
法束縛曾不得展其尺寸是猶繫右臂而使之鬪也庸將
勝乎嗚呼有國家者不以宋祖之所以御將者御封疆之
臣吾未見其有濟也

芝園定集卷三十一

五

真宗一

真宗英明之主也其始也相呂端李沆輩數奏災異以杜
其侈心于時覈吏治恤民隱孜孜如不及貢白兔則却之
獻白鷹則却之是至道以前一真宗也及澶淵既盟僥倖
無事而參用王欽若丁謂諸人醴泉芝草河清白鹿重輪
之日重輪之月五色之雲同色之五星無歲不至五嶽祥
源之觀玉清昭應之宮無歲不作而天書之降內外奔走
一國之人皆若狂是景德以後又一真宗也說者謂契丹
以天自況每事稱天賜以威衆而宋之君臣遂假神道設

教之言以制敵人審如是也迄不聞契丹之悔禍而歲輸金帛有加無已至徽宗效尤崇奉林靈素抑又甚焉而乘輿止狩幾亡其國語云國將亡聽於神不修政治而矯誣上帝以為安平之術未有不喪其社稷者也

寇準

澶淵之役平仲忠則忠矣謀則未盡善也契丹以屢勝虓虎之兵大舉入寇而宋方承平民不知戰倉卒之際遽奉乘輿以出使虜將撻懶不死於飛弩而縱其驍騎以蹂我師準其能支乎孤注之譏要亦未為過也何乃自以為功而矜之或曰方是之時議遷不可議守不可六龍過河而虜即喪氣遂成和議以退觀其軍中夜博殊不為意斯豈

無謀者哉曰虎之猛也入屋而攫圈豕居人操挺以逐之虎輒曳尾而奔不敢返顧伏雌之劣也有犯其雛輒奮翼而嬰之雖育育不之避澶淵之役亦何以異是然可一而不可狃也宋人不戒已而狄人入汴已而入淮已而入江不惟豕不可保且併其圈而亡之矣噫謀國者慎無以一時之僥倖而忘社稷之良圖哉

李沆張詠王旦寇準田錫

犬豕可豢而神龍不可豢犬豕有欲而神龍無欲故也士亦猶之有欲而可豢迄無以遂其高無欲而不可豢則終能成其節李沆諸人皆宋之名宰輔也然王旦寇準附會天書田錫奏請封禪非惟不能格丁謂王欽若之奸乃又

從而助之豈其初意若此哉蓋一則感禮遇之厚一則恐罪譴之及遂枉道媚主以固寵祿為狐裘之羔袖白璧之疵瑕欲蓋而不可得也以萬世之訕議而易一時之寵榮其視平生之樹植何如哉若李沆預憂禱祠之將作逆知丁謂之誤國而防微杜漸無所不至張詠臨終抗論丁謂王欽若之啓上侈心不誅死無以謝天下章凡三上甘於去國蓋二子知以弼違為忠而不以順旨為忠以枉道為辱而不以失位為辱要之無欲而不可養者也後之事君而欲顯名者於此數子將安適從乎

真宗二

真宗以契丹修好時有慶弔之使乃置國信司專王之領

芝園定集卷三十一

七

以宦者每致書則稱南北朝欲以為長治久安之計夫盟戎于唐春秋所恥彼於侯國猶爾而况堂堂中國之天子乎帝承太祖太宗之餘烈正宜力修內治奮揚威武以鞭撻四夷而乃委靡不振甘於屈辱此其削弱之勢不待靖康之禍南渡之偏安而已肇於此矣夫中國之治德扁遐遠而四夷來王上也安內攘外無勤遠略次也歲修使幣以僥倖旦夕之安如真宗者斯謂無策矣顧乃自謂太平東封西禪何其繆迷若此哉

种放

种放隱居不仕名動一時張齊賢薦其孝行純至簡朴退靜可厲風俗真宗徵至京師賜坐召對寵以美官錫以厚

齊蓋隱者之極榮矣放宜反躬省德未至而求至焉已至而思守焉庶幾無負於君相之盛舉矣夫何既請還山而復數朝京師東封西祀無不奔走祿賜既豐遂飾輿服以誇里兒甚者置田長安強市爭訟京兆王嗣宗至條上其不法極其醜詆杜鎬又因宴餞賦詩誦北山移文以譏之放如有心能不愧死乎夫終南捷徑自昔蒙譏况如放之無操行而可以冒高尚之名哉易稱不事王侯其志可則後之君子於放乎何則焉

葉清臣

余讀葉清臣傳而惜仁宗之不能大有為也仁宗以盛德之主撫盈成之運似可以坐享太平然而紀綱廢於積弛

芝園定集卷三十一

八

政柄移於倒持者蓋亦多矣是猶身之方壯而疽蝕其內木之方蕃而蠹宮其中能無患乎帝亦方用振厲網羅群材以更內外之治而俊髦輩出爭欲自効有如清臣者天資強直遇事敢為奏對無所屈撓乃其九議十要五利之疏皆匡時之要略也至其廟切權貴謂宰相寵進奔競之流時有三尸五鬼之號臺諫官不為天子耳目而為宰相肘腋宰相所惡則摭以微瑕公行擊搏宰相所善則從而唱和為之先容中書政令不平賞罰不當則箝口結舌未嘗敢言人主纖微過差或官闈小事即極言過當用為訐直斯言也實時事之藥石也蓋壅蔽之患不除則聽視不及於帷牆痿痺之疾不治則手足不良於運動帝庸無惕

然於此乎使能大奮乾綱一新積習任清臣以為弼亮剛
四十餘年之治豈止小康而已哉夫何知聽其言而不能
用一擯於呂夷簡再擯於陳執中終以賈昌朝之故乘機
中之而卒於河陽此其身之不保而况欲其言之行乎况
欲有裨於君國乎余不為清臣惜而重為仁宗惜也於乎
後之君不為仁宗者亦寡矣夢竈之譏指鹿之誑可無念
哉

李垂

史稱丁謂執政垂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為宰相不
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恃權怙勢將來必遊朱崖吾不欲在
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及還朝李康伯謂曰舜工

芝園文集卷三十一

九

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
未嘗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
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見大臣不公常欲面折之焉
能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冀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
知之出知均州君子曰甚哉利祿之迷人也華轂當塗則
望塵下拜倖門得入則狗竇可窺乃或三上宰相之書或
三及平章之門彼皆非豪傑之士與而甘心不韙誠其中
有所欲之也攫金于都市者不見人采珠于深淵者不見
身斯何以異焉若垂者蓋叢薄之喬松而狂瀾之砥柱也
殆所謂天植其性者乎

呂夷簡

夷簡相業雖有可稱然公不足以勝私道不足以御情逢
迎以事主揣摩以應物恩讎必報之休休之度任數自喜
無斷斷之誠未可一二數也郭后謂其多機巧善應變非
不附太后者豈虛語哉乃竟以此懷怨而力贊廢之大為
仁宗盛德之累此豈臣子所宜為乎夫君即父也后即母
也順父以出母然且不可况對母而勸其父出之乎又自
知不厭衆心先勅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遂貶逐孔道輔
范仲淹等以滅口自甘不韙而輕犯天下之公論推是心
也雖弑父與君可也他若招募市井建萬勝軍用宗室補
環衛驟增奉賜歲加契丹金繒二十萬坐致困敝亦非善
於謀國者矣

芝園定集卷三十一

神宗一

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亡國之事非一而好戰者
必亡余蓋於神宗而有徵焉宋以仁厚立國武功不競而
神宗以英武之資狹小祖宗所為銳意攘邊欲繫單于之
頸而鞭笞之于時在廷諸臣無一足以當意者而得好大
喜功之安石一見語合遂以為君臣魚水之遇排群議而
任之紛紛變法騷動海內而開邊啓釁輒至靖康之禍豈
非好戰之為害耶嘗言醫師之治病也用王道縱不能愈
疾而亦不至於傷生用霸道雖或取快於俄頃乃其人則
死矣神宗之用安石是以烏附治疾也欲無危亡得乎

神宗二

神宗傾信安石大變祖宗之法聞善如探湯信讒若飲醴于時人心不安中外洶洶帝曾不省德而乃行厲王監謗之令師商鞅誹謗之誅今年詔察奉行新法不職者明年置京城邏卒察謗時政者詎諫飾非騷動天下皆安石為之也昔人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何神宗之不悟乎然則宋之所以不為秦者亦幸焉耳矣

王安石

自古小人之亂天下者多矣未有援堯舜周公之說以文蠹國之奸若王安石者也春秋於稅畝則書作丘賦則書蓋譏其取民無制耳安石始上萬言書輒以用天下之財力為言及其施為之跡曰青苗則息入於官曰助役則羨

世國定集卷三十一

十一

入於官凡以富國也然而民無餘財矣曰保甲則兵不養於官曰保馬則馬不養於官凡以彊兵也然而民無餘力矣夫財與力民之所賴以生者也竭而取之將何以為命乎民不堪命雖有堅甲利兵能驅鬼而使之鬪乎要其意惟在復中國之故彊立無前之偉績以酬其好大喜功之心而不知虛內事外之不可也且遼人之強安石亦知其不易翦矣而乃先試之於小醜章惇以湖北試郭逵以交趾試王韶以熙河試熊本以瀘夷試徐禧以西夏試外夷未創而中國已先敝矣安石之計將安施乎方新法之行也兩官以為不可元老大臣以為不可諫官侍從以為不可而乃力肆詆擊竄斥殆盡其所援引則皆駟儉之徒壟

斷之流也故于時有傳法沙門護法善神之號其他若陳升之附和新法而得宰相志願已畢則欲不與條例司事以自異李清臣附和新法而得執政恐章惇之軋已也惇再入而遂與之異陳舜俞以譏新法被罷乃上言青苗實便悔向者之迷唐炯以附和新法未得美官乃歷數安石之惡於朝併詆在廷諸臣寡廉鮮恥皆安石毆之也安石既沒而其所援引共事之人若傅確京卞之流扇其餘毒於紹聖崇寧之間愴壬競進國事日非遂使社稷丘墟而中原淪於左袵是安石非特宋之罪人實萬世之罪人也區區矯俗之行稽古之學亦何足道哉

徽宗一

芝園定集卷三十一

十一

余於徽宗而知自作之孽不可追也道君皇帝昏德公之招也艮嶽之營花石綱之進五國城之招也蔡京童觀幹離不粘罕之招也孟軻氏曰安其危而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其徽宗之謂矣官青榻狐又何足以惕其心乎

徽宗二

汴宋之禍始於神宗安石成於徽宗蔡京起於逐臣假紹述之說箝制天子乃用熙寧條例司故事即都省置講議司自為提舉而以其黨吳居厚等為之僚屬討求熙寧已行法度及神宗欲為而未暇者各以其人主之凡所設施皆由是出未幾司官例得推恩自張康國以下遷官者幾四十人既而京恐因之議已也又從而罷之是置此司

者京也罷此司者亦京也凡以為京而不以為國徽宗徒擁虛位如木偶人而曾不能為之可否又何以君天下乎

高宗一

昔夏后氏之中衰也少康起而復舊物遂祀夏以配天成周之中衰也宣王起而中興遂靖難以定鼎何高宗之獨不然乎且其地非小蹙也奔走禦侮之臣亦非乏也中原之民惡腥膻而樂冠帶未變也當是時苟能用鷹揚之將率勤王之師乘雪恥之憤為恢復之圖天下之事宜無不可為者夫何始惑於汪黃終制於賊檜張所以忠謀逐李綱以備禦竄陳東歐陽激以獻策誅宗澤以有功罷趙鼎以恢復罷胡安國以直諫罷張九成等以不主和議罷胡

芝園定集卷三

十三

銓以請斬秦檜編管韓絛以排和議編管洪皓以忤秦檜貶李顯忠以獻策恢復貶岳飛以止伐功多則併其家族誅之蓋自翦其羽翼孜孜如不克又何以能自振乎夫恢復可為而不為懦也和議不可為而為之昏也史稱帝明悟博學挽強善射使金被留不懼豈其昏懦一至此乎而所為若此其殆私心蔽之耳貪九重之富貴而忘君父之大讎一則恐蹈靖康之覆轍一則恐欽宗返而無以處之惴惴自保惟恐或失此帝之隱衷他人不知而檜獨知之觀欽宗寄語九哥之言則亦先有以識此矣乃以堂堂中國而驅迫於犬羊稱臣結盟奔播蹈海曾不以為辱又何言中興乎余嘗反覆宋事使李綱宗澤得用則汴京不失

使岳飛得用則中原不失使韓世忠劉錡吳玠吳玠諸人
得用則江淮不失感國喪師皆高宗自為之也於秦檜乎
何尤

高宗二

宋之興廢在於高宗南渡之初而不在於航海之日方張
所之按視陵寢也上言還京有五利謂國之安危在兵之
彊弱與將相之賢不肖而不在都之遷與不遷誠使兵弱
而將士不肖雖渡江而南安能自保宗澤之留守京師也
言祖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西京陵寢為
賊所占而兩河二京陝右淮甸百萬生靈陷於塗炭乃欲
南幸湖外蓋姦邪之臣一為賊虜方便之計二為奸邪親

屬皆已津置在南故也全京城已增固兵校已足備士氣
已勇銳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
李綱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據中原而有東
南起於東南則不能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精兵健馬
皆在西北若駐蹕南陽圖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
順流而適東南甚為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
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夫三臣之論利害亦甚
明矣其所施為動有成績非不能讎其言者使帝有志恆
復內用李綱為相外任所澤以驅馳則乘輿可以無南而
中原不至淪陷顧乃偏聽黃汪之繆計決意南幸鼠竄一
方是猶借寇堂與而自托於樊垣之外授人秦阿而欲假

其威靈以鎮物欲求安存得乎是宋祚之不昌蓋不待賊海而後知也

南渡君臣

二帝北轅神州鼎沸宋之國非其國矣南渡君臣既不能枕戈嘗膽力圖恢復虜騎既逼又不能背城借一與社稷宗廟相存亡顧乃鳥驚豕駭褫魄以逃而呂頤浩首弁班行妄進航海之策曰江浙地熱虜難久屯彼入我出彼出我入斯兵家之奇而高宗繆亂大幸快之曰惟斷乃成此舉是乎嗚呼世豈有宅溟渤隣蛟鯨而可以都萬粟號令天下者哉自時厥後終以此為長筭而破都陷鎮恬不為異今日燕某節明日幸某第今日賜某官觀之額明日題

芝園定集卷辛

十五

某名山之扁烽火燭眉而宴樂方劇譬之虎羆入室而猶據榻酣歌能無及乎使其時少有夫差勾踐之志則宋社之屋不屋未可知也乃若張俊居貴寵之極建專征之節作福作威天子不敢何問徼天之靈戰且克捷而乃偽稱扈從之旨率重兵而跳遂使明州被陷耄倪為屠搜山檢海蕩無孑遺而重以宗弼之焚城安義之獻籍有人心者尚忍言哉蠹爾遺黎乃又劫於餘威而稱俊功德以廟之迄今未有磔其鬼像而汙瀦其官者是則大可憾也

孝宗一

帝王之孝與士庶異非問安侍膳之謂也能幹蠱之謂孝能安社稷之謂孝能光復舊物之謂孝能雪不共戴天之

讎之謂孝聰明剛毅如孝宗豈其昧於此哉即卧薪嘗膽
尤恐不克而乃逡巡猶豫以圖之猶之以徐行拯溺以鼎
食療朽也其將及乎方其即位之初信任史浩矣信任湯
思退矣以二人之言召還吳璘而失地於關陝召還虞允
文而失地於唐鄧罷貶張浚而失計於江淮及符離師潰
闕焉沮喪安攘之略不振而徒遣使乞哀於金祈歸地矣
祈還陵寢矣祈減歲幣矣祈正敵國禮矣數往數來覲幸
於豺狼齒頰之間而終偏安一隅莫雪祖宗之恥昔宣王
中興而淮夷來同光武中興而四夷賓服不能修政以自
強而卑詞厚禮以為殿邦啓土之術庸有濟乎若孝宗者
恭儉仁孝可以為守成之令主而非長駕遠馭之才也

孝宗二

芝園定集卷三

六

孝宗嗣位之初國勢強弱人材進退衆心向背胥斯之判
當是時身任恢復繫國家安危者張浚也力主和議懷奸
窺利者史浩湯思退也復宿州者李顯忠也沮之者邵宏
淵也力戰以却金兵者亦顯忠也倡言當搖扇取涼之時
何宜被甲苦戰以致士卒之奔潰者亦宏淵也方符離喪
師帝能赫然震怒誅宏淵而賞顯忠留張浚而逐湯史則
威令所加人百其競而金人亦且破膽矣夫何於張浚則
貶之於史浩湯思退則寵任之於李顯忠則安置之而邵
宏淵則仍為建康都統制視朕倚魏公如長城之言若出
二人之口以殉國為仇讎而以誤國為腹心以折衝禦侮

為生事而以喪師失律為首功猶之妖憑其身而反惡驅逐之人盜闖其室而怒家衆之捍之也國勢土崩而犬戎得肆其毒又何恠哉

宋諸臣

天之生善人不絕其生小人也亦不絕然有道之世賢良柄用而小人若屏跡是非無小人也無道之世佞壬柄用而善人若屏跡是非無善人也故易稱小往大來為泰大往小來曰否此其明徵矣有宋開國五星聚奎而材賢挺生後先相望蓋彬彬乎盛哉然仁宗以前雖未擬於克宅克俊之隆而宰樞握鈞率多良士于時治效有足稱焉仁宗以後則陰邪日熾而陽明日消宰輔執政乃為小人宅

芝園定集卷三十一

七

身之區故王安石退而呂惠卿用呂惠卿退而蔡京用蔡京死而黃潛善汪伯彥用黃汪退而秦檜用秦檜死而史浩湯思退用湯史退而韓侂胄用韓侂胄誅而史彌遠用史彌遠死而賈似道用其進也若傅翼之易其退也若拔山之難一仆一起更相繼續引用凶回誅殛忠讜惟日不足而其君方且以為忠為良尊之若師傅保之若骨肉亦惟日不足是猶以鳩療饑而以膏過焚也國是日非而威靈日替殆所謂天之迄我如不我克者乎其存也感國喪師而氣息僅存其亡也土崩瓦解而奄忽莫救卒之舉朝囚繫而胥為虜廷腥膻之鬼其誰貽之孽乎若咸淳以下之君已無可為則其所遭之不幸矣

魏公負一時之望論者比之諸葛孔明然孔明治國之大要在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魏公果有是乎不聽偏裨之言致富平之敗不聽岳飛之言激酈瓊之叛始劾李綱助成黃潛善之奸終排趙鼎劾尤秦檜之計甚者秦檜旣廢而薦之復用信吳玠之讒而殺曲端非其罪坐視岳飛之寃而無一言之申救君子不能無譏焉惟其恢復一念始終不變忠義之節夷險以之是則可稱也

陳自強

韓侂胄專權凡所欲為宰執惕息不敢為異自強至印空名勅劄授之惟所欲為宰執不預知也言路阨塞每月按

芝園定集卷五十五

十一

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或汎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略無撻拂者言之或問之曰聊以塞責耳加以苞苴盛行自強尤貪鄙四方致書饋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賄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嘗語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主每稱侂胄為恩主恩父蘇師且為叔堂吏史達為兄侂胄姦究專國自強寔表裏之君子曰甚哉小人之禍人家國也竊威福則盜符勅以行私蔽言路則假細事以塞責上封事則事賅賂以為可否鬻官爵則差高下以定價直甘諂諛則稱父稱主稱叔稱兄不復知廉恥為何物如是而欲紀綱之不亂社稷之不危者未之有也於乎自古及今正士

率見齟齬而貪夫多冒顯榮尤而效之惟恐不及豈獨一日強而已哉

遼金元

宋初與遼為讎遼衰則助金以滅遼既而與金為讎金衰則助元以滅金言者謂雪祖宗之恥振中國之威非得已者不知滅一遼而又生一遼滅一金而又生一金如撲火者其焰益熾決水者其流益狂乃竟以此亡其國是知為國者惟在修德以自強而不在外國之興廢况夷狄相攻中國之利翦其所患而使彼得致力於我此謀臣之大誤而昏君之所以速禍也可不鑒哉

元世祖一

芝園定集卷三十一

九

元世祖以夷併華混一天下雖由天命蓋亦有人事焉如定官制徵隱逸修孔廟立國學用兵嚴不殺之令放俘掠戶口為民罷鬻江南學田罷徵福建銀冶弛四川茶鹽之禁其建立規模粗有可觀史稱其知人善任使用能立綱陳紀為一代之制非虛語也然嘗立約不以漢人為相秉鈞持軸皆以其國族為之而又不置諫官使忠直路塞讒佞得售至列儒者於倡丐之間文學之士往往沉於下僚不究其用所賴以為治者惟吏師而已是以朝皆苟且之政而士無謇諤之風欺誑成習貪瀆四彰欲以比隆漢唐永保社稷其可得乎

元世祖二

佛老之教惑世誣民雖高明不能自免世祖下詔焚毀一切道書惟存道德經此非高世之見乎曰去稂莠者盡翦其類斯善於治田者矣驅豺豕者盡空其群斯善於為圃者矣人主之為治亦何以異於是帝方惑於桑門之說而以道教為異端故從而擯之此其意有所偏主而非真能闢邪以崇正者不然則於二氏奚擇焉昔宋之徽宗惑於道教而斥桑門之誕世祖惑於桑門而焚道教之書其事不同其蔽於異端一也

許衡

許衡之仕元論者以比之管仲然乎曰人臣之事君節為上功次之故功有大於節恕其節可也節虧矣而功無足

芝園定集卷三

三

取君左不輕與也孔子之稱管仲以其一匡天下不變於被髮在衽之俗衡之仕元所謂變於夷者也豈仲之倫乎或曰生華則仕華生夷則仕夷勢也亦分也衡既產於夷矣而復罪其任夷乎曰虜之初據中原也令民褫衣冠從胡服時遠近慟哭不忍以聲名文物之遺而胥為大羊之俗彼凡庶猶爾而況於士人乎衡生長中原食土之毛本非胡產也特不幸陷於夷耳安得以夷自諉乎昔崔潯不仕劉淵辛謐不仕劉石彼二子者畏禍而甘利豈其獨異於人情哉以其中有所重耳何衡之不然也或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元既奄有天下矣含齒戴髮孰非其臣子乎衡不於元之仕而何仕况衡之出將以濟世而

非以貪祿也曰昔周之衰也不絕如綫而春秋予奪一以尊周為主蓋為正統所在耳方衡之應元之徵也宋祚猶未亡也宋存一日則猶為天下一日之主而衡也絕宋太早與元太遠是獨何心哉時劉因亦以應召太速沮衡乃漫應之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夫犬羊腥膻之群非我族類終不足以奉神靈之統况能施禮樂教化以成鎮撫區夏之治哉何道之能行也昔王猛猶知勸符堅以存晉衡乃不知之乎委身垢穢之朝以幸其一二之濟所謂枉尋直尺而可為與或曰楚亦夷也孔子嘗至其國楚如用之孔子當不辭而乃以之責衡乎此又不然楚先王之封國也修周室之貢賢君迭興人才輩出豈蒙古之比乎春秋所

以夷之者特以其僭王耳此固可以用夏而變之者也若蒙古之不可以為華猶華之不可以為蒙古別疆分類蓋自開闢已然衡獨且奈何哉故竊據凡百年而卒無改於蒸母妻嫂之習則衡之失身又何益乎故其後有詩云中懷眉赧逃無地而臨終乃戒其子慎勿請謚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則亦自悔其任元之非矣或曰衡之出也欲以用夏變夷將有為也夷之卒不能華非衡所能為也何過之深也曰事君者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故伊尹之事湯知其可以王也管仲之事桓知其可以霸也馬援之事光武知其可以興漢祚也不知其不可而為之衡之所以為衡也

趙孟頫

禮稱君父之讎不共戴天孟頫親則宋之宗室也曾祖祖父仕宋皆至大官孟頫幼用父廕補職任有祿秩則又宋之臣子也元既滅宋三百年之宗社一旦丘墟親踈族屬皆執縛誅斬於犬羊孟頫縱無以為復讎之計亦當痛心刻骨不食元粟不復址向而坐死稱宋某官某人可矣况於斯時天地之否塞可傷也中原之腥膻可傷也衣冠之塗炭可傷也豺狼之咆哮可傷也禮樂之淪棄可傷也夫何遽應程鉅夫之辟今日為元草詔明日為元議法甘於豢養恬不為愧此與享垢穢於汙渠乞豆餘於墦祭者何以異乎既而授兵部郎中矣既而遷集賢學士矣既而起

夢園定集卷三十一

十一

除翰林學士矣輸力效能寵賚優渥孟頫蓋自以為不世之遇而不知忘親事讎之不可也世祖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孟頫對曰夢炎重厚篤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為狀元位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耳孟頫之論夢炎蓋以自况而帝之言亦以陰譏孟頫也乃曾無汗顏而復應詔為詩云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則其鄙陋益甚矣區區詞藝過人何足貴哉

夫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天性然也猩猩罽酒而卒死於酒魚避釣而卒死於釣欲誘之也若因者其殆無欲而不可誘致者乎因以學行著聞于時四方之士雲從景附公卿過其門者莫不投謁求見徵命之至處以館職而因乃以疾固辭上書宰相謂君恩不可輕負謂召命不可少稽已非絕俗之士不敢貪高尚之名病卧待罪惶怖無地其詞旨溫恭誠懇至即使暴悍者聞之亦無不感動者元帝曰古有所謂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與遂不強致於乎若因者可謂能堅以自守遜以免禍者矣台鼎之貴不以易箕顛之操袞紱之華不以移衡泌之樂因豈無見而為之哉論者以因擬諸伯夷之清蓋庶幾似之

虞集

芝園定集卷三十一

三十一

夫鷓鴣嚇鳳非於鳳有爭也官女妬姝非於姝有怨也乃其情則然耳集有稽古之學濟時之志而乃委身犬羊之朝薰猶柎繫其何能有合乎集方建謀輸策委蛇其間猶之虞者張羅而飛雉方炫夫文采漁人布網而游鯉乃振其鱗鬣也得無危乎是以欲罪失禮殿上之劉生則見沮欲更張監學之規則見沮欲營瀕海之田則見沮欲乞一郡以自效則見沮擬試士之制策則見沮修祖宗實錄則見沮召赴上都議政則見沮群兒狺狺搖尾張喙而欲噬之者數矣至舉集堂章詔言文宗非明宗之子又摘集文辭指為譏訕使其讒得入則集之首領家族能復保乎其

得請而歸老死牖下亦倖矣是故君子生非其辰寧為漸
遠之鴻母為觸藩之羝寧為丘園之賁母為滅頂之涉誠
不欲以身蹈不測而僥倖萬一之功名也論者乃以集之
謝病為見幾明決余則以為集非能知幾者特被逼逐而
無以自固其位耳蓋所謂遯尾之厲者與

芝園定集卷之三十一終

芝園定集卷三十一

十四



芝園定集卷之三十一終
芝園定集卷三十一
十四

芝園定集卷之三十二

敘目錄

贈憲使王印東靖寇敘 包叅軍詩敘

賀屠碧泉遷居敘

賀邑侯梅國何君膺臺臺敘

贈二山宿侯擢戶部主事敘

送總兵都督北山盧公敘

贈馬靈川敘

送郡長公龍岡徐君入覲敘

贈博士周長君敘

贈郡長公龍岡徐大夫遷憲廣東敘

芝園定集卷三十二目錄

送令長公見庵王君入覲敘

送郡長革野周公入覲敘

贈蒙岡段侯擢守都勾序

賀觀察見嵩劉公三載報政序

芝園定集卷之三十二

敘

贈憲使王印東靖寇敘

夫靖寇安邊必先強勇智計之士而儒者不與焉夫所以短淺儒者何也亦謂其禹步堯行近於緩侈論竑議近於迂執經泥古近於固可以雍容廟堂而不可以騁驚戎陣亦其品然耳然孔子非儒者乎墮三都却萊兵不事揮霍而夷大難於頃刻之間此又何以焉下此若漢之孔明唐之裴度宋之韓琦范仲淹要皆詩書俎豆人也率能成戡定之績而流竹帛之名豈嘗借勇略於它氏哉印東王公世之所稱儒者也初以明經舉進士服官政猶孜孜誦說

芝園定集卷三十一

一

先王沉覽墳索與友人游輒辯論微義不置非有攘臂投履以武事稱雄者也維茲貳憲于浙會海道官闕來攝其事而夷寇突至蟻聚蜂屯遠近震播公乃進有司而告之曰寇深矣其亟備而糗糧掄而器械精而哨報慎而城守小者專之大則白之必於克濟否者法罔攸貸又進將領而告之曰其亟簡爾徒卒礪爾戈矛飭爾弓矢隘則扼之曠則倚之聚則壁之急則相援止則相保否者法罔攸貸又進兵士而告之曰或左或右鼓則進金則止賊遠則啣枚而趨戰酣則費勇而赴勿亂行勿却步勿爭餌勿陷伏否者法罔攸貸于時將士用命入百其競而總兵止山盧公則身先之一殲之於馬嶽繼殲之於烈港凡斬首

百有奇繼殲之於亂礁洋于梅山港于韭山亦斬首百有奇又繼殲之於棗村凡俘斬三百有奇又繼殲之於白杜凡俘斬四百有奇又繼殲之於象山諸處凡俘斬二百五十有奇其他追奔而掩擊者不可枚舉而我軍死戰者僅八人蓋自兵興以來未有若斯之捷者也于時五邑之民農狎于野商扞於市逋播復業欣欣有更生之望令尹霍君輩以公之福於編萌也再拜稽首求所以掄揚偉烈者余曰嗟乎倭夷之禍余蓋太息流涕焉其脯肝飲血埋井夷竈亡論矣乃若召募丁壯腴民之膏血而養之即饜骸食子不敢後為其足以捍寇而活命也乃其平居攫奪貲貨市人不敢出氣稍拒之即礮髮鞭膚露刃相向曰獨不

芝園定集卷五十一

二

念我為若保命耶比承調遣所至責之迎款否即毀垣破戶而入盡掠猪雞米酒虎啗之甚者蟻其婦女已又括餘貲負錡釜而走乃徐徐前偵賊賊東則折而西賊西則折而東猝不得避則望風股慄棄戈甲而跳此其於捍寇活命何如也已乃文飾縮愆敗北狀以誑上聽上司卒不得按法行誅而遺黎怨憤入骨矣今茲之舉蓋曠歲而一見者也此固公猷畧之裕而將士用命甘於蹈湯火要亦不可掩哉公宜師趙翁孫對漢天子之意盡以克伐之功告當道轉聞于上庶幾爵賞昭章而士心知奮毋徒逡巡遜美使其事有所不白也

包叅軍詩敘

余少好藝文每騷人學士單詞片語輒熟諷而手抄之
量鑽核弗洞其意旨弗釋也父之徧覽諸家言稍稍判其
品程妍媸雅鄭自以為嘗五味辨五色不啻哲矣時守官
留都曹局多暇友人有同予好者率蒐狩塵編摘詞揆藻
互相駕軼時或過從間取古名家者詩微隱不恒睹聽者
摘以試余余輒繆譚曰此魏晉此六朝此初盛晚唐率多
億中以資噓噓乃同邑有包子者生獨後余而余又恒有
四方之役踪跡不相及也乃包子學古詩詞不得以其藝
呈余而余亦無因物色之會余納祿歸耕包子旋以參軍
罷免而友人沈明臣氏手一編來曰此包子詩也余覽而
咤曰鄉有若人而不相聞問乎因言于竹墟司馬曰邑有

芝園文集卷三十一

三

一

一秀俊能詩者豈願知之乎已乃以包子告司馬亟取其
詩讀之而報我曰其信自是清溪綠野幽館名園日相挾
以遨漁獵烟霞嘲弄風月或登高共賦或即席濡毫仰蘭
亭之高風擬梁園之逸致自餘街謠巷曲不以屑諸唇頰
而包子則時時有所起余然謂余老驥之知途者也數請
益不已余告之曰子不聞剡木為像者乎精其模擬極其
雕鏤五官全矣衆體備矣飾之丹青被以文繡非不宛然
肖也使之進退揖讓酬觴而獻俎其將能乎又不聞翦綵
為花者乎柯條錯布葩葉交敷順寒燠之氣法疎密之宜
非不宛然肖也使之含雲吐霧灑雨揚風其將能乎公夫
士人之為詩也誦其章句襲其聲律效其悲歡綜其名物

書之炫目聽之娛耳自以為足矣然而天機不全性情不
宣要皆刻木與翦綵者類也曷不為進退揖讓酬觴獻俎
者乎曷不為含雲吐霧濯雨揚風者乎子之業蓋已進於
是矣行當騁鶩藝森蜚聲四國余不佞復何以語子哉包
子名大中字庸之三川其別號云

賀屠碧泉遷居敘

屠大夫碧泉卜居郡齋之良隅使史氏端筴而筮之得泰
之晉其繇曰二氣氤氳含生咸服草茁其芽木蘖其根兆
于無朕極於無垠昭蘇騰響郁郁振振又曰明出扶桑有
燁其光放于南訖暨于朔方高岡鳳雛巨浸龍驤以室以
家百千其祥乃釋筴而詔曰夫氤氳和也服新也申也草

芝園定集卷三十一

四

茁其牙夫乃碩也木蘖其根下榮上也郁郁振振盛之極

也日升于天燭九有也龍驤鳳雛胤嗣昌也昌及胤嗣吉

孰尚焉大夫以其繇告于南暨方君以聞于余而繹之余

曰神呪之休則既昭矣即善頌庸加是乎抑人有恒言儀

狄雖巧不能釀無秫之醴橐駝雖良不能榮無根之樹何

則物各有由致也乃繁祉昌胤有不基諸世德乎余蓋觀

於屠氏之先矣博士先生葵軒公者古所稱恂恂篤行君

子也孝友肫至諸浮湛佻詭若石田之不穀也始其父無

子既子其從子矣而葵軒公生比長從子辭返室而公固

遜其賞均之謂世俗有是耶及舉鄉貢初教堂邑既教安

慶以德義陶諸生有安定之風焉子石菴公誦法典訓綽

有父風母事婆嫂而子字其孤親族歸厚言是父是子也
諸子嗣引徽懿乃太保東洲公以直道事主凡四十餘年
卓為名臣東涯公守兩郡治擬何武持憲棘棘不阿竟拂
衣以歸語曰蘭根與白芷漸之滫中蓋其然哉乃大夫承
東洲公廕既赫亦有曜矣顧歎然自下不謂其赫赫曜也
比守都勻孜孜問民所疾苦而興罷之稱良牧矣而當路
者以宿憾傾之遂奪其祿然大夫弗之恚也乃今惇德行
義力紹前人令緒以圖惟無疆休徵史氏之占有不預知
其祥哉請還語大夫客有登堂而歌斯干之詩者倘亦有
味於余言乎

賀邑侯梅國何君膺臺獎敘

芝園定集卷五

五

夫嘉樹之生標其條肄而茁其華英蓋奕乎盛矣何詎不
由土膏沃而毓殖豐哉故亢節邁種之士非必翔津途而
奮畎畝也往往侈曜於當年而聲施於來世又况策名仕
籍自附於青雲之上者哉故執經德以顯功名猶之操奇
產以賈贏利乃自古而記之方今聖天子隆締構之運以
名實奔走天下吏樹功庸而章化理者蓋中外彬彬也其
皜墨激揚則顯柄於六察自藩臬大府以至猥員未僚無
所不得問六察之所賢也冢宰以詔王而祿爵施焉六察
之所不賢也冢宰以詔王而黜廢行焉此猶持左右券而
傳合之也然不賢者常十之六七而賢者僅十之一二可
不謂嚴乎梅國何侯握奇抱穎者素矣其來令定海也論

氓黎之周敝不任於征輸約已寡奉汰供費以數百計
致宣達幽滯即瑣屑鬪訟罔不討其隱衷而平其曲直歲
所常征明為令約而勸誘之于庭不忍輒加笞督乃氓益
感奮擔負牛輸輒先他邑而集于時會條圖籍挾機銜譎
者蓋神鬼伺矣則畢智勾稽破虛詭之習釐弄舞之奸甲
乙腴瘠錙銖弗淆而威服無良即猾胥梗氓無所因而至
前細大振刷農伍各戢邑以無事而侯之能燁然上聞即
御史崔君之書不其足徵乎然侯之勤民祇事非以希冀
寵倖也御史之宣揚崇導非溢譽而濫恩之也率其職以
勸不職表其賢以風不賢起之百里而需之遠庸從是列
臺省叅槐棘宏著大猷以丕張哲王雍睦之治將不此之
階耶鄙人之諺曰觀萌於春觀晞於晨故觀於斯舉而遠
大可期也此所謂藝殖豐而華實茂者非耶侯之僚張薄
卜尉謂余稔於侯也乞言為贈而以其所稱說於士民者
陳之如此云

贈二山宿侯擢戶部主事敘

聖天子篤籲斐碩誕播洪猷廣衢室之聽端密席之咨登
崇三五朝旦所謂孳孳蓋太平可無儂矣會有言日月之
下物無遺燭而桑雍內蝕煬竈無光自昔慮之乃有偷弄
秦阿漁獵中外百官或以賕庸萬一不察將害于至治非
少也帝用懼然不暱寵倖逮寘于理汰其尤無良者益
徵用忠賢列在禁近于時我郡理二山宿侯遂晉主計部

事而近臯賈子則侯同袍也肅介槎湖之上屬以贈言余方課稼于野請以稼喻夫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農夫之樹穀也其擇種必精其物土必察其耕耨必時其糞澆必渥始視其苗焉中視其秀焉終視其實焉一有稂莠生於其間輒株薙而根彌之蘊之崇之瘞之覆之不使其復茁也然後穀得成焉何者嘉穀穉而難蕃也稂莠濫而善孽也故十嘉穀不能勝一稂莠以一月養嘉穀不如十日養稂莠者之芄芄也故善稼不善稼惟其稂莠之有無而已為治而用人亦何以異於是故衆君子不能勝一小人積歲而養君子未必盛梧鳳之邁一旦而用小人則茅茹彙征矣四凶不與五臣同列蜚廉不與微箕共政此其徵也自

非秉鈞者察直枉之途嚴廢置之柄嬖佞賂遺一不得以僥倖其何以塞邪詭之徑而興師錫之風乎今聖天子之樹人亦既審矣簡修進良以率其不修不良海內士莫不顯顯以嚮休德侯方以治行昭睥首應明詔舒鴻漸之翼揚見龍之光策茂實而建丕庸其不在茲行乎若夫嚴明之政果穀之操薰被於一郡者甚侈庶士庶民胥能誦之歌之要無俟余言之瑣瑣也

送總兵都督北山盧公敘

都督北山盧公開府建節蓋多歷年於茲矣虎闕鷹揚誕彰戎伐論者以為海上長城云乃以齒老且備上章乞解兵柄願得賜骸骨歸正首丘樞部意其有托也下其章

史問狀而諫臺因疏其八罪法當遠治天子寬之仍聽
史竟按以聞需後命焉都督詣余懇曰鏜自結髮事戎行
蓋五十年所矣出入鋒鏑百死一生敢謂首領吾有哉乃
今日不辨旌旗耳不別鉦鼓肘剛如鐵股戰粟不能御騎
若夷寇突至以為萌黎憂鏜死不足惜如國家之大計何
且七十二而非老也則何時而老乎而當道曾莫余憐也
余讓之曰公無言公無言夫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事君之
經也將死鼓御死繼行師之紀也故邊徼不靖亦惟一二
封疆之臣是憑是賴古今寧有二乎方其臨軒推轂鑿凶
門而出手秉旄鉞行擁貔貅蹈虎狼之穴豈復有生望乎
公如以老謝也則彼屯田先零願以馬革裹尸豈皆少壯

芝園定集卷三十一

八

者耶聖天子赫怒夷醜欲刈殄滅之無遺育公之蒞鎮也
何計不行何功不錄而不思所以終報乎如謂衰不任事
也則公之所職將捕虎逐麋乎抑折衝尊俎乎且南北之
郊亦多壘矣公自視今之任事者孰能右公而奈何遜焉
乃猶謂當道之不諒也都督曰鏜既聞命矣鏜之不肖公
所素知也乃言官之云云也謂何余曰公習於海請言海
之事今天萬斛之舟汎無涯之溟渤舵者楫者櫓者招者
颿者旋者各職其事而古風相方計夷險謀趨避則處中
者也方其風狂浪激洪濤春天腥波浴日而舵者乃欲釋
之而卧則處中之人必將詬之諍之惡語以激之奚暇擇
其不可不我公蓋舵舟者也而當道與臺諫則處中者也

此非有所憾於公誠不忍公之釋舟而卧也又奚足尤
都督再拜曰鏜無所逃罪矣鏜死且不恨矣已而蒙公落
翰之庇與諸所厚善者咸不忍公之去也聞余言也曰是
可以雪公矣

贈馬靈川敘

今之職卑而任重者詎非郡國學官哉蓋自教授外秩不
入流品奉入恒不足以享妻子乃其所負則端範模精
淬厲為國家藝育殿邦熙載之人也不然者謂之不職斯
又何弗重矣皇明有國首於茲課績且徵材焉故有朝撤
臯皮而暮登密席自餘著績於都官牧署者又何侈也時
異習遷乃功今亦稍稍替矣耄老不聰與治民無良者率

猥以授之而其人亦自以為優老居拙之地也相視惰棄
無復振揚高者間以朔望鳴鼓升堂試誦較藝文粗了
故事以為教如是足矣其下則日徵雞酒米肉一切靡細
之物籌多寡腴薄以為憎喜而諸生之才不才漫不問
余蓋黯然傷之謂殿最之不嚴而儲英簡茂之道無繇也
若上饒馬君叔明非古所稱獨立不變者哉君以京都貢
士掌教吾鄞齒蓋甚富矣丰姿玉溫詞章藻潤恂恂篤雅
君子也乃其與諸生約也曰得無有勦說畔經者乎有敗
業亂群者乎有則改焉又曰亦有口隨夷而心盜蹠者乎
亦有參騫言而梟獍行者乎有則改焉夫弟子之事師也
非以貌也師之求於弟子也非以貨也闕相箴善相勸期

無忝於聖人之宮墻已矣時乃罷却饋遺諸雞酒米肉之
細一不入其室孜孜課廸不異家之子若弟其有生不能
養喪不能殯者輒捐貲助之率以為常凡三暮而賢聲蓋
四達矣觀風之使檄而獎者踵相接也方是時聖天子納
舉異之章徵奇碩之士布列有位匡翼王猷如君者謂宜
首膺臺諫之選其次亦當為兩都曹郎次亦不失通都壯
縣之宰而竟得一巖邑若靈川者以去乃又蠻蠻之所都
而瘴癘之所產也此其故何如哉豈當道者漫以資格銓
敘而於賢不肖都不省識亦或章君之節試之於人所不
堪之地以為諸冗瑣不振者之赤幟耶夫抱荆璧者不以
則足捐珎售良劍者不以越人折價夫君子之仕亦猶之
不知為沮勸哉

芝園定集卷五

十

送郡長公龍岡徐君入覲敘

新天子御寓改元當天天下述職之期適吾郡缺守臣銓衡
以地之不易簡於百司之賢者得龍岡徐君以請天子可
焉檄書既下或尼之曰行且覲矣令甲凡以八月任者無
與茲行幸得專志厝理沛休元元子其圖乎君曰某所意
念殆不其然國家置吏凡以為民也吏于土者有不惟民
莫之求乎去所不便而致其所便小者得專斷決其大者
有不奉朝廷之命者乎其便其不便有不履其地而知之
者乎我是用亟將咨于有衆佐天子詢百姓之志庶幾

分之一以道大僂夫郡稱文獻所從來久矣得無有老成
者德伏在草野弗竟經綸之業若俊髦不群抱匡世之猷
逸於賢網者乎有則告于吾君與相若當事大僚微而庸
之蒼鷹乳虎銳于擊斷望之不寒而慄亦有不肫而臙不
墨而緇黷貨無厭為民患苦者乎有則告于吾君與相若
當事大僚誅而逐之島夷深入竿人之肉而脯其肝朝遊
暮鬼百姓莫必其命亦有城壞不葺堡廢不修舡艦不可
以駕使酋醜玩侮人無固志者乎有則告于吾君與相若
當事大僚覈而治之兵者民之衛也自涿鹿興師虞庭罷
舞疇能去之亦有將擁虛位不諳韜鈴士寄尺籍徒縻廩
餼掇甲而汗望塵而奔者乎亦有戈鈍不可以刺弓朽不

可以穀有兵之名無兵之實者乎有則告于吾君與相若
當事大僚汰而肄之王國圖籍登耗所由以稽也役斂所
由以出也亦有以甲為乙以贏為編出神入鬼不可控揣
善良斯蠹者乎有則告于吾君與相若當事大僚釐而正
之則壞成賦古惟什一自四隅不靖騷動軍興亦有暴征
橫賦不惟惟正之供小民胥膚及骨無寧朝夕者乎有則
告于吾君與相若當事大僚洗而捐之諸餘民病政病非
我孰有而敢後乎乃馳驅以來以七月之望蒞事請于六
察使者無從事於棘闈日延進班皓問民所疾苦而注記
之驚車旣駕行有日矣諸父老子弟走而相告曰郡長公
者吾儕小人所恃以為命者也今突未黔也而遽有此行

如襁褓小兒日需乳哺而奈何乎離之余解之曰不然長公茲行凡以為若等也蓋下車者三月而方域之利弊閭閻之休戚罔不概于其中此若等所睹記也將次第疏于闕下而興罷之歸而要質于二三父老猶合之券也萬一譽望崇茂遂膺峻陟乃其所建白必將下於郡而布設之是若等更生之辰也而又何戚為諸父老子弟曰然則可矣子毋廷余

贈博士周長君敘

博士周長君教授吾郡越二年所化洽道章風動二浙乃巡撫中丞劉君侍御史蔚君王君蒙君麻君胥下檄獎焉大都稱其澡躬飭教軌則端嚴豈弟溫良可以子衆云余

芝園定集卷三十一

十一

明人張君統率其僚若弟子員儼然造余余乃屬盧生叔麟撰次其事而隳括之其言曰哀牢之國蓋古所稱西南夷云自國朝始入職方沐浴皇澤詩書俎豆之教斌斌侔上國矣于時有張侍郎南園公者崛起白屋蜚聲紫禁謂為有文而其子含合嗣之象德紹休騁驚藝林海內稱材焉周長君者其邦之產也幼從二子遊而淑其芳懿遂以學振輦流會新都楊太史慎遷戍至其地長君則又從楊太史遊問業考德孜孜不懈稱高第弟子矣嘉靖壬子以春秋魁多士計偕上南宮不遇輒乞教蜀之榮庠期以德業自表見不規規一甲第也無何以艱免服除補開封夏邑教行大章當道莫不推轂轉令真陽而真陽故疲邑也

長君下車遐視逖聽求民之莫緣飾經術以襄化理不斤斤吏議患苦細萌而猶豪黠胥亦廩廩哉矣時有張德勤者縣功曹也給事左右挾智舞文持長吏短長靡所忌諱長君厲其不法寘之辟乃郡將則飲其奸也而故從未減長君曰我儒生也而怏怏薄書貴得行其志耳奈何自甘譙垢與鼠輩低昂哉請于觀風使者疏乞改教於是甯郡博士之命云郡故稱文獻之邦明經飭行踵不乏人乃今稍稍異矣高者徵逐聲華下者弛置自便此非性之有異也要之所以教者非也乃長君則標塗樹的崇實左華肫肫乎三德六行之訓有弗言也無弗法也有弗行也無弗則也學士先生有德義可尊諸通一藝以上者無不鞠

躬賓禮通其肺肝雖敵以下無間焉凡時節饋遺介紹束脩一不登於齒頰而閔窮弔孤賻死相婚畢盡其力奉入不給至貸假以佐費諸生曰吾師教我可矣而復恤我植我乎蓋無良不良莫不興行焉乃其操執則恂恂閭閻爾不以尺寸表暴傲於時也而芳聞四達禮檄交至或旌其才或褒其德率稱引不置固知職無津散譽無戚踈顧躬行謂何耳不特此也夫長君者遐裔之產而下士之秩也非有智數之要結也非有賓客之游揚也又非有津要之响沫也又非有赫奕可喜之奇節也而海內才人碩士若李于鱗氏王元美氏汪伯玉氏吳明卿氏徐子與氏諸以豪傑自喜無不知周長君者亦無不慕周長君者通謂之

使贈遺之章至不絕於路何以得此於人人哉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又曰鼓鐘于宮聲聞於外其長君之謂歟盧生又曰吾師明於春秋其於諸弟子也專門教授興起絕學音漢有董仲舒治春秋為博士太史公稱其容止進退非禮不行學士皆師尊之雖以廡直不權於公孫弘為所擯訕而其比義卒用董仲舒仲舒弟子遂者或至梁相或至長史或至命大夫為郎謁者掌故者以百數而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吾師之學與行既不詭於仲舒矣乃其學徒與子孫之顯者將無可覲者乎請以徵於他日長君名紹稷字象賢別號太霞山人先為宛陵世家其籍金齒則自國初始以閩右徙也

贈郡長公龍岡徐大夫遷憲廣東敘

郡長公龍岡徐大夫有廣東貳憲之命則過芝園子而論政焉曰不佞待罪茲土凡三年所矣曠闕滋豐惟不免於謫過是懼而乃有茲移其何以報稱恩渥効萬分之一夫負重思力道遠視足是余之所為兢兢也今夫廣中之故蓋難為言矣戰鬪多於止休拊循衰於徵發民不狎於上而狎於賊舍我穡事而肄其攻剽胥以苟旦夕之命行省以外皆豺狼之都也其庶小無論即巨家貴姓莫不與賊交其腹心而通其貨布轉相要質以張爪牙我有土田賊則耕之我有商征賊則攘之我有丁壯賊什伍之我則日誣而賊則日羸官司患其如此也討軍實峙糗糧扼險守

要以圖救寧蓋無日不孜孜也然小征之不足以創大征之則帑廩之積無以供餉秣不得已而撫賊則玩而不聽以為此兒孺子之戲訖耳邇年以來敗軍折將者蓋相踵也而竟未有以翦其魁首獲其醜類乃者上厯廟堂之慮推轂大將徵材官以討之事方圖始而民已不堪命矣是故有鴻鴈之謠有萇楚之賦有碩鼠之悲有仳離之歎有免爰之嗟有杖杜之詠有葛藟之傷有鴉羽之戚凡欲靖大難而起瘡痍寧可須臾緩哉夫異室而救焚不若同舟之致力也異舟而拯溺不若同舟之傾心也余今且入其舟與室矣將何以徃贊一籌乎芝園子曰用人者不幸其將來而取其素任事者不視其難易而揆諸已今夫容成

天下之明也即有幽隱無弗燭矣于將天下之利也即有盤錯無弗斷矣明以照之斷以裁之寧復有敗政乎容成于將姑置之按轡徐行帶馬皆可驅策而過都歷塊則非騏驎不能也曲房通榭群材咸中締構而清廟明堂則非榭柎弗適也是故不患千里之途而患吾之不騏驎也不患隆危之棟而患吾之不榭柎也騏驎榭柎姑置之烏獲之稱力也不待舉鼎而人已知其必能勝也何則有以不勝勝也逢蒙之稱巧也不待舍矢而人已知其必能中也何則有以不中中也今大夫修於家庭而績於治官非逢蒙烏獲乎而又何艱大之虞也宣遠猷以肅紀綱吐石畫以寧板蕩庶士庶民將跋踵而望之矣端其徃哉大夫曰

公言有章非余之所能庶幾也然藥石斯存敢不奉以周旋遂夙駕以行

送令長公見庵王君入覲敘

見庵王君之令吾邑也始至輒進諸功曹而告之曰若等皆令之耳目手足也令之良則惟汝曹其不良亦惟汝曹其莩而職司杜而關說飭而法紀謹正文書修舉曠闕以佐予不逮其或不共則有常罰已乃進氓庶而告之曰汝惟居于廛市毋結魁胥毋黨市伯母以官司為城社母以善良為魚肉汝惟居于四鄙其勤而樹藝謹而河防母越疆侵畔母惰業佚遊尊敬老長教誨子弟以保有生生其或不共則有常罰已乃進求盜而告之曰汝食于我民衣

甲于我民凡以備不虞也汝惟徼巡惟勤汝惟譏察惟嚴毋挾私而濫捕非辜毋受貨而舍縱劇盜毋鷹鷂虎攫以震撼里閭其或不共則有常罰已乃進諸庠士而告之曰若等皆凡民之秀也一人良一家興良一家良一鄉興良其惇篤人倫力修禮義務遠回惑以先鄉閭誦肄之外罔干他事有不然者我則弗齒行之暮年四封從化吏修于政士興于學疆域不騷穡人成功維隆慶辛未會當大覲之期君先期戒事行有日矣邑博士朱君屬有贈言余曰君之政庶士庶民知之當道上司知之銓曹知之而又何俟於余言然天下之事不有出於一邑之外者乎孰非君之所當軫念者也蓋自權奸網貨濁亂四海奔走小大吏

苟首之饋無日不驚于域中要皆漁獵編戶乃又竊潤其
餘而民不堪命矣今禁令日嚴而餘風未殄浚血及膚罔
所控顛其胡以革之瘡痍未起天災流行而役歛迄不少
舒弱者轉死溝壑強者挺而為盜土崩之勢昔人恒憂於
未然今稍稍著矣其胡以卹之天下非小感也常賦之供
非減於曩昔也而上供之需邊徼之餉大司農徃徃告匱
雖擊山煮海莫救目前其胡以給之宗室日蕃祿奉日侈
額征既無以為應而窶困之甚傭力丐糶至下同於貧庶
所司橫被折辱莫可如何其胡以籌之武弁者國家所以
壯威靈而禦非常也今官不知兵卒不習戰鈍戈朽弓虛
應操閱一旦有急則望風而遁乃徵兵募卒動費帑庾之
積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議論蜂起卒無改圖其胡以
振之戎狄益驕邊防益弛中國尺籍之民反為之廝養為
之鄉導日飲馬於近郊而海島諸夷內地不逞又復乘間
竊發東撲而西生其胡以創之凡此皆今日之近患而有
識之深憂也君志安天下策畫于胷中久矣茲行當上告
天子次及元輔次及當事大僚次及諫垣諸要職用以圖
難於易轉危為安興起太平之業母曰非我職司徒貽出
位之譏亦母曰人各有心即縷縷無益也

送郡長華野周公入覲敘

新天子嗣大曆服睿知天成臨下有赫樞輔元僚祗承德
意慎簡材碩以充有位稱至治矣會當大觀之期遠近臣

工胥以職事駿奔走我革野周公率其屬具文書徵圖籍以行于其時蓋突猶未黔也五邑之令長相與言曰某等之有公也猶埏土之有型也器良惟型其不良亦惟型猶鑄金之有范也工攻惟范其不攻亦惟范某等忝茲民社以佐襄化理嘉猷之啓迪令政之敷宣罔不惟公不我朝夕是不型而器不范而金也庸將泐乎公之往也願式述其來以匡我有位其青衿之士相與言曰吾郡自昔稱文獻于天下方士之齒于學也誦說先王力行仁義兢兢於表樹之圖達則建康濟之勳處則為人倫之準載記可稽也乃今稍稍替矣土苴經籍弗略其重惟市肆科試之文是誦是肄澡德禔躬之術多所放黜甚或朋淫遊宴闖官

府以關說短長而風斯下矣挽回陋習登之大道惟公是望公之往也願式述其來以泐我庶士其黔白之萌相與言曰吾儕小人生逢不辰自倭寇之來徵發繹騷迄無底止凡故有優恤之章直虛文耳閭閻無賴習為草竊至行劫於都市而莫之何問求盜之設陽為縱舍而陰則根柢之也饕餮訟師造偷天之詞以罄善良而魁胥黠吏又從而翼之蓋什九不得直直亦莫之加創矣河防之設自昔蓋甚周也今司役者率曠廢不修又陰為奸利以取魚船之貨而農人往告病庸何救於天災之為厲乎豪宗貴族率知修行仁義貽厥子孫亦有凌啖庶姓攘非其有以自封殖有耳目者所共聞睹也凡此政習日有甚焉非公

不能振厲條章植其良以劾其不良公之往也顧式端其
來以保我遺育東沙子曰余畊於海上蓋二十年所矣罔
聞於四方之故乃於閭里戚休蓋稔習焉民之生生或不
生生士若于訓或弗若于訓有如諸所稱說者公其垂之
聽乎顧式端其來以興太平之略我則永有賴哉書曰惟
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又曰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庶士庶
民既徼天之惠而得公矣有不徼天之惠而終有公乎

贈蒙岡段侯擢守都勻序

昔蒙岡段侯之左宦也人囂然詫異之謂宰衡弗鏡也已
而浮沉郡佐久之不調調也得遠惡郡議者則愈益囂曰
孰有才美如蒙岡而蹇頓若此哉即無論其他其在吾郡

純鈞遜鉅砥砥讓絮惠流而不矜威行而不震萌樂豈弟
吏戴神明群牧推良馬卿丞藩臬蓋其選也而謂有茲移
乎余曰何哉金紫之貴二千石之尊而猶以為不足所乎
夫上之使下以安民也非擇地也臣之任職以樹勳也非
徼寵也我國家混一區宇服在遐荒登之版籍列之輿圖
疇非吾赤子乎夫使民非吾民也則吏非吏也而可如吾
民也將無慎所置吏矣夫都勻者介西南夷之裔乃其置
郡最後簡賢舉能授以其柄固欲華之也是故平其賦斂
節其力役導其禮節信其條章禁其鬪爭式其冠裳秩其
上下別其妃偶凡以華之也其不然也而禽獸畜之乃惟
暴戾恣睢殘瘡無厭乃惟驥亂裸跣不改其初乃惟魁骨

蠻長互相啖噬敗法于憲罔或何問是蓋夷之耳往余之
憲于滇也道夜郎祥柯之域則見其人囚首顰面花衣短
裳語侏儻弗辨也白晝劫于周道行旅非前車騎遂巡弗
敢進休止傳舍治寢具餐則雜獐惡婦人稍加譙訶則踉
蹌而走至問輿人以堊埋昏娶則大不類於中土私自念
曰此其地沾被王化凡二百餘年所矣而猶若是夷乎蓋
官不之華也而欲民之無夷不可得已昔漢任長孫史所
稱循吏也其蒞九真與武威也均之夷也乃長孫拓土設
坊導良興行朝夕所為孜孜大修田功用蕃樹畜正嫁娶
之禮使匹對不黷明賞罰禁抄暴群掾史子孫令詣學受
業擇其通章句者顯拔榮進之儒教遂以漸興至於今流
芳名而稱盛治不衰侯之賢良正服黼淑頑之器也茲往
也宜昭聖化導揚仁風通民性之所蔽而牖之禮法獎其
率亦矜其或不率匪曰牧之亦曰人之異日者轉移陋習
而式馴王度則都勻者固列郡之赤幟也人將曰蒙固其
今之長孫哉豈惟祿位滋豐亦且有辭于永世而議者之
言無當矣

芝園定集卷三十一
五
賀觀察見嵩劉公三載報政序

夫金玉不同工鐘釜不同量斯局於器者也孟公綽不優
滕薛大夫黃次公功名損於治郡時斯限于材者也乃若
無材之士則不然殖厚而標隆畜深而發鉅即以其身出
而經營天下何所不可量所具也置之端揆則相道光置

之百執事則庶事康置之朝廷則天子是毗置之邊垂則四方是維惟人主所置之矣昔汲長孺事漢武帝出入禁闈好面折主上之過無所阿人臣之節廩廩盛也出而為淮陽則以卧治治之夫淮陽且無事則長孺以卧治治之而可藉令淮陽多故干戈劬勦羽書旁午而長孺復以卧治必不然矣今觀淮南不畏公孫丞相而獨惴惴憚長孺不敢發其必有所以先之者也武帝輒以社稷臣稱之蓋其試哉觀察西蜀見嵩劉公其長孺之儔乎公起家令長治行章卓既業為御史矣公之為御史也上封事天子劾相國奸政言棘棘不阿內外嚴之當事者乃補公外服乃公則又能其外服已而奉天子爾書視師海上屢平鉅寇

功蓋東國其乘機而應卒如利劍之斷無當也其棕核而洞下情如明鏡之照無隱也其煦黔庶如春而其肅部曲如秋也斯公之大畧也如是即前所云蕪材非耶當公甫受命而東人或謂公拾遺補闕之臣奈之何置之兵間又奈之何俾之東東方之事且亟矣及公之大樹于東論者乃不敢以常情窺公曰展哉用人者其衡量有定乎藉令天下事猶有大於此者而究公之用吾又不知其何如也夫凡人可器而君子則不器凡物可測而神龍不可測若神龍而可測也何稱為神哉先是視師海上者多不及報政率未暮月輒遷去或一二歲遷去乃公居海上三年報政天子夫天子俾公三年于東者何居久則功成功成則不

廢處其始也必以考其終也孚於近也必以徵諸遠也蓋
不以逖視吾土而有所鄙夷其愛吾公也不勝其愛吾民
也此當宁意也然而政成而功懋推轂者衆丞弼之召寧
郵置是需哉東山之詩不云乎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
悲兮夫東海之民疇獨不然故居非公戚喜在民也召非
公喜戚在民也喜戚懸之乎民不懸于公矣郡縣諸大夫
曰先生東人哉狀公保釐之績與萌黎慕戀之私至我茂
以加矣

